

涉笔成趣

我这人有一个缺陷:不认人,不记路。

首先,方位感极差,我坐的车子明明是往北开的,转了几个弯,我就觉得它是往相反的方向去了;又比如,昨晚明明是睡在床铺这头的,一觉醒来(未曾睁眼),却顽固地觉得是睡在那一头,闭着眼睛下意识地要将自己转过180度,但转了半天,还是不能如愿以偿。

一个走过两三次的地方,过几天让我独自去找,肯定是找不着的——除非是特征特别明显的。在外地参加活动,空闲时我基本上不外出,因为外出容易,回来却难,得一站一站地问,有一次把所住的饭店名给忘了,差点儿就要待在大街上过夜。

不认路,只是自己麻烦,路可不会见怪;不认人,却常常不免尴尬。比如在某个场合,总有人善意地问:钱某某,你还认识我吗?或者是:这一回你总能叫出我的名字来吗?

我努力调动记忆功能,可脑袋总是显示:油油地只得检讨,只得谢罪。这样的赔礼道歉多了,自己都对自己大大地不满起来。可是缺陷就是缺陷,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可别以为我得了老年痴呆症。在我30多岁的年纪,因为亲属的一个案件,我外公带我去找他过去的学生、现任的司法机关头儿——因为外公的耳朵背了,不带上个耳聪目明

的说不清楚。事完之后,因为感激,也因为礼貌,我对那头儿说:得空到椒江做客。并告诉了我的工作单位和地址。

数月之后,此人来椒参加一个会议。一个上午有空,他就打听到我所在的工厂来了,恰好那天我轮休,我的工友就把他带到了我家。他们在楼下喊我,我探头一看(那时候我家住在二楼),只见我的同事指着一个帽子叔叔说:他找你。

我几分奇怪,几分反感,心想我又没做什么坏事,大帽帽找我干啥?于是我明确地回答说:我不认识你。

大帽帽笑嘻嘻的,嘴里说着不认识吗?却一径走到我家门口来。我半开着门却让身子堵在门口,嘴里反复嘟囔:我不认识你。那家伙不理我的唠叨,将门一推,硬自进了我家客厅。他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,然后摘下帽子,说:不认识吗?——还请我到椒江做客呢,你就这么请我进家门吗?

因为他说话的内容和口音,也因为他摘了帽子——上次去他家可是穿着便装光着脑袋的。我恍然大悟地啊啊着,一边直骂自己该死。

后来,我调到椒江文联工作。有一天开完一个会议,回自己的办公室时,看见我家先生正和一位个子高大的男士站在大院一个花坛边说话,我从来不打听先生的事,所以没打招呼就走了过去。一会儿,先生来到我的

办公室,说,今天来找主管我们工业的某市长(先生当年是一个厂的厂长)。我随口问,找到了吗?先生嚷了起来:你亲眼看见我和他站在一起,怎么问我找到了没有?

天哪,我这个人真混账,在这个大院里工作已有六七十年头,大小会议也不知参加过多少次,居然认不得经常出没在主席台上的副市长!——还有更阴差阳错的,这位市长的大名里带一个“小”字,我就莫名其妙地以为他是个小个子,哪里会和这人高马大的家伙对上号?

渐渐地,就有了闲话,说我目中无人,说我自命清高。有一天,一位好友正儿八经地告诫我:某副市长的夫人说你好大的架子,路遇她时居然目不斜视,更没有跟她打招呼!

苍天在上,我一介穷书生,又在穷文联工作,能有什么架子?搭架子要有材料,我不但没有钢筋、水泥、木头、竹竿,甚至连豆秸和麻秆都没有!真正是冤枉煞人也要哥!再说那贵夫人同志,你既然认得我,既然有打招呼的愿望,也不妨先开尊口呀!

知道我这缺陷,好友教我一法:往后凡遇到似曾相识又认不准的人,对方若启齿你也笑,叫不上名字就说:“你好!”随即擦肩而过,即便是招呼错了也已逃之夭夭了。

于是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尽力按朋友的谆谆教导去做。

故园风雨

独份山厂

刘从进 (乡村野吟者)

老家是一个海边山村。小时候在“大山脚”的水田里劳作,仰头望,总能看到半山腰上一座茅屋独自端坐着,青葱悠闲。在我浑身疲乏的时候,多看几眼就觉得解渴。

周围是起伏的青山,这间茅屋是独一处绿野仙踪。大人管这种地方叫独份山厂,常说某某一个人住在哪里的独份山厂里,并无太多的惊讶。

我们一带小伙伴却对这座茅屋充满了兴趣,青山隐隐处,直觉有仙人住。有一次我们偷偷爬上山来,看到一片金黄的稻草铺在几块泥墙上,山风徐徐送来泥土和庄稼的清香。四周一张望,发现屋里没人,就蹑手蹑脚走进院子里。茅屋的东面是一个小的侧屋,作厨房的;中间是一个大一点的厅堂,西边是卧室;卧室外是一个菜园子,用竹子、柴棒、葛藤、牵牛花、丝瓜藤、葫芦蔓等混搭起一条长圆形的篱笆。院子前面是一排苦楝树,夏天里层层叠叠的碎叶和一串串的紫花,在小风吹拂下,在地上投下阴影,图画似的。这样的地方,一条篱笆墙和一棵苦楝树就足够我们玩一天了。

从大人人口中得知,这里住的是一家农户,他来自相邻的佳岙村,户主名叫大盐,带着五个女儿,没有儿子。据说是因为家穷,在村里造不起房子,就住到这山腰上来了。

那时候,盛夏酷暑,每天迈开僵硬的脚步拖着疲惫的身体,跟着父亲后面来到大山脚的水田里割稻,苦不堪言。却常常看到茅屋的主人站在门口的大楝树下的阴影里,吹着凉风,若有所思。偶尔回到茅屋里捧出一碗茶,拿出一把蒲扇,看着篱笆上的天罗花、南瓜藤、悠闲无事……真是羡慕煞人了。我常常也会在累得不行的时候,征得父亲的同意,爬上山,悄悄走到那个苦楝树下吹吹风,凉快凉快。有时候也大胆走进院子,还问他要碗水喝,他很热情。儿时的印象中,这是一个满地凉风的神仙居所,颇有几点从希腊小庙的味道。

也有到海里捕鱼的村民路过此地,坐在他门口歇息,要碗水喝,唠上几句的。然而这样独份山厂,总有许多神奇的故事,有些听起来很恐怖。人们从他家喝完水出来回到路上,一边抹着嘴边的水就开讲了。故事很多,人们说得绘声绘色,让我们既害怕又想听。

第一个故事是说,这山里茅厂常有野兽来侵扰,咬走牲畜什么的。有一天夜里,黑咕隆咚的,有只老虎来到他的屋里,正要伺机咬猪。这时,他的女儿说:“唉,住在这荒山冷坳里,最怕的就是野兽,特别是老虎。”这时,父亲说,老虎有什么可怕的,住茅屋最怕的是漏,你看天又要下雨了,漏又要来了。老虎一听,这漏比它更可怕,且就要来了,于是拔腿就跑了。长大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。

第二个故事说,这里总有神仙路过。有一次,一个非常难看又邋遢的老婆婆,路过这里,大咧咧地向他们要吃要喝,还要在他家住。他们一家就把剩下的仅有的米煮成饭给她吃了,自己吃薯干;还把自己的床让给她睡,自己拿稻草铺在灶坑里睡。转天,老婆婆早早就走了,也没跟他们打招呼,只留下一口碗一双筷子。大盐就把它们放在小橱里,等到下午,全变成了金子。

也有一些神仙,临走时,告诉他们某日某时有水旱灾祸,传授他们避凶趋吉的方法。那时候乡里经常有上天发怒,要“没朝”“收人”之类的传说。很可惜,随着长大,那些故事里的事记住的总比忘掉的多。留在脑子里最恐怖的记忆是:一个老妖婆在一户独份山厂里借宿,半夜里抓来主人的小孩子,咬着他的指头吃,像吃油煎糕一样“啧啧”响。

我也曾经看见大盐的两个女儿,长得很漂亮。大女儿还到我们村的戏班里做过戏,人长得四方端正,演技却不佳,于是常常扮演母亲、祖母等角色,戏份不多,也不难。人们都笑说,她做戏都做长辈的。我也在看戏时看到过她女儿,大约就比我大几岁,总觉得眉清目秀,透着仙气,能到她身边转一下,就神清气爽一整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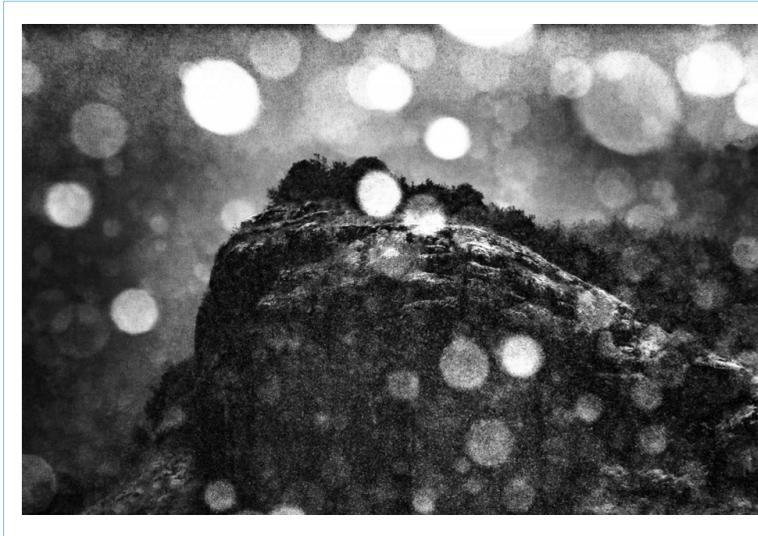
结庐在山野,风凉月清,是许多文人的理想。我至今也搞不明白,大盐仅仅是因为穷才住到这来的,还是有其他想法呢? 其实那时候,在广大的乡村,不时能看到独份山厂。那些人或许天性亲近山野,或是个性特别不合群,或是家穷在村里常受欺侮而无处伸张的,就住到山野来了。清风明月,落得自在,还有就是离土地与海边更近些,劳作方便。

一直很怀念这座山厂,总觉得大盐是个奇人,时常想起。有一次回家时问老母,说大盐夫妇都死了,女儿远嫁他乡,山厂也被拆了。走到那个地方一看,那块曾经冒冒冒烟的土地没在柴草丛中,不见一丝痕迹,当年筑屋的茅草早已被风吹走了。

现在独份山厂少了。不过在那些荒凉的山村,村民搬走后,常常留下一个老头或一个老太的,成了另一种独份山厂。

缺陷

(一级作家,有趣的老太太) 钱国丹



茶言观世

梦回天台

裴传鑫 撰

冬已至,雪纷飞,万物藏,落雪为诗,积雪为歌。山之巅,万籁俱静,聆听雪落,静候雪融。

这组作品,创作于2022年到2024年,我在天台大雷山和华顶山拍摄雪景。那漫天飞絮,如繁星点缀夜空,至今萦绕在我的梦里。

——作者絮语



人间遐想

认识台州乱弹剧团团长尚文波多年了,见证了他带领的台州乱弹慢慢成熟,渐渐成名走红。

台州乱弹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之后,路桥区政协邀请他们到横街镇作一次文艺下乡演出,我纳闷了,这种戏会有人看吗?

舞台是简陋的。正式演出那天,消息由镇里宣传办发出,我也早早来到了现场,帮助张罗。

下午6时左右,消息不胫而走。村里荒僻的田埂小路,眼见热闹了起来,男女老少拿着凳子争相占座,一会儿工夫,大小板凳已高高低低,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院场。

“三熟丰收收历史,十月农闲戏一场”,老人们见我这是文艺下乡组织者,加上演出还没有开始,就东一句西一句地和我聊了起来。

有些老人看了一辈子的台州乱弹,对乱弹如数家珍。

他们说,乱弹戏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:婚丧嫁娶,才子佳人,乡亲邻里,纠葛矛盾……戏里处处充满情趣的生活场景,传达忠孝节义、尊老爱幼、扶正祛邪、见义勇为的中华传统理念。

农民天性淳朴善良,因此要求乱弹情节故事无论如何曲折离奇,人物命运无论怎样大起大落,都要有“大团圆”结局,好人有好报,恶人遭天谴,痛快淋漓,皆大欢喜。

他们还告诉我,说台州乱弹是中国戏曲里的“活化石”,讲究“文戏武做,武戏文做”。要求演员演出必须粗犷、夸张、浓烈、载歌载舞、边唱边做、摸爬滚打、处处出戏,什么要“大花过头,老生平耳,小生平肩,花旦平乳,小丑平脐”,我都还回头听说。

除了老人,开戏前,最忙乱的自然是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,他们要么

拥挤在台上,抢夺着前排那些好的位置,要么攀上戏台,爬进后台,去偷看演员化妆或乐队拨弦弹琴。

戏台上的灯火催落了夕阳,夜色如潮水般淹没了村庄,“咚咚锵锵”的锣鼓响起,演出准时开始。

暖烘烘的灯光照耀着五彩斑斓的戏台,也照耀着舞台上观众那些心满意足的笑脸。

观众席中老人们抽着烟,摇头晃脑一字不落地跟着台上哼唱,享受着戏曲带来的愉悦。

台上在演绎虚拟的爱情,台下如火如荼,也早已碰撞出许多爱情的火花,小伙子、大姑娘抓紧宝贵时机,一边看戏,一边眉目传情。

台下热闹,台上的演员也全力以赴,唱念做打,一点也不马虎。

两个多小时后,戏终了,许多观众痴痴不愿散去,站在那儿,一颗颗心灵仍在舞台上盘桓。也有观众兴

致勃勃地拥到后台,和自己喜欢的演员合影。更多的人则东一伙西一伙地高谈阔论,评价今晚哪位角色演得好。

台州乱弹这么受农民群众的欢迎,真是大出我意料。

“农民看,演农民”,这种草根剧种,只有回到生养它的大地,才会爆发出生命力。

近年来,台州乱弹获奖无数,甚至走出国门,全世界都在聆听这种古老优美的东方韵腔。

但我认为,在熟悉它、养育它的农民兄弟眼里,乱弹仍姓“农”,仍然像秋季成熟的水稻,丰满的稻穗总是垂向大地母亲的怀抱。

看着它,乱弹在岁月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好几个世纪,越来越年轻,越来越充满活力。

看着它,扬花吐蕊四百年,前方依然是一个遍地流金的璀璨季节。

不能再站立挥别,甚至连举手也困难了——那高举不过肩的干瘦的手。只是她仍要蹒跚地跟着我走向我停车的大路,这使我担心起她的安全来,于是我总会提前交代阿姨,叫她放好凳子,先安排母亲坐下,我也特地调整好车的角度与方向,便于经过母亲身旁,看着她举手与我作别。

后来,母亲再次住进了医院,那段时间恰逢疫情,亲人探望手续烦琐,外面等待时间较长。另一面,各地工作都很繁忙,我想去医院里面陪同,总是很难如愿,纵使近在咫尺,难得的一次也是母亲刚住院时陪送进去的,那次我与母亲交流不久,工作原因急于先走,母亲坐在病床边的轮椅上,极为羸弱地抬手至腰间,目光呆滞地看着我,机械地摆动手臂,算是与我道别了。自此直至两个多月后大哥接她出院,我没有进去看过她。所以那次的目送挥别近乎告别。

回家后,没几天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,最多只能坐着。我每次探望后的别离,不知她有无意识。母亲的目送已不再了。

母亲一生深情,一程又一程送别着亲朋好友的同时,也一段又一段地送别着漫漫路上的自己。

阡陌岁月

母亲第一次中风治愈后,住回自己的老家,在外工作的我们只能逢周末抽空看看。返回时,怕打扰她,我们有时会悄悄溜走。而正是我们的不辞而别,常常招致她一拐一拐地拖起双腿,挪至马路边,神情黯然地伫立,眺向你可能远去的方向,纵使她什么都看不见。等到我们担心她的安危返回她身旁时,才又开心地露出了笑脸。几次这样的情景后,我们知道,我们的突然离开,会将她的魂勾走的。

于是,我不自觉地串联起记忆中,有关母亲目送的场景……

我年少时,外婆家有客人或亲戚来我家,办好事情后,母亲总是会一步一寒直地送几程。家到大路只有几十米之遥,但母亲往往能送上几十分钟。走几步,又拉起手说上几句,仿佛有很多的不舍。马上要分手了,她们又走近驻足,面对面聊了起来,尽显别离的依依之情。年幼的我一手牵着母亲的手,一手拿着客人送来的糕点,也不闹,尽情享用这远方客人的美味。但那“执手相看”的送别情景永远也忘不了。

犹记得与客人道别以后,母亲仍然站立在马路边,深情地挥手作别,目送着远客消失在道路的转角。当我以为母亲终于可以回自己的家了,而

她总会喃喃自语地说起那人对我们家的好,念叨着不知何时能再见面。牵起我走上去,到达那个挡住了视线的拐弯处,她踮起脚尖对着逐渐消失的客人的背影,扬起手来,目送着客人逐渐消失在远方。

一开始,我以为这样的目送不会太多,也好奇母亲每次这样一程又一程地挥别目送,何时是一个终点。后来慢慢地见识了更多的生活无奈、世事无常、生离死别,也逐渐体会到了别离的凄楚,读懂了目送的意义,自然习惯了重情重义的母亲,如此送别着。那目送是留恋,是祝福,是期盼,是寄托,是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。

我家兄弟多,长大后,家里兄弟一个个外出求学。除了大哥随父远洋,其他均在外就读。有兰州的,有温州的,且往返时间不一。如果说盼儿回家过年尚是快乐的等待,那么短暂相聚后的别离是难舍的,揪心的。热热闹闹过完大年后,正月初八左右,兄弟又要各自返乡。尤其是大哥,他是读书最远的,又多愁善感。那时交通极不方便,包裹又多,还要多次转车,难免磕碰什么的,家人一起大包小包地给他先送上去的往镇上的面包车,再由他自己一路辗转去杭州、兰州等地。每次离别,家人的心情

总是压抑的,我们尚可以说一些宽慰的话轻松下氛围,然而母亲快乐不起来。别离前的那顿饭,她没时间也没心思吃,但是她总要先盛几个刚烧好的菜肴,祭祀下祖先,以祈求三哥平安抵校。家门口那条路上的目送,她肯定参加,只是她总是默默地站在最后,一个人嚼嚼着什么,直至车辆开动时,才抬起手缓缓地挥动着。而后,怅然若失地踱回家,坐下来,又是一阵静默,时而几声叹息。那一幕幕“慈母倚门情,游子行路苦”的画面恍如昨日。

父亲与大哥差不多每年也在这几天可以出海远洋了。母亲一般不送至河边,只是站在家旁边的大路上,听着鞭炮声,遥看父亲的船只起锚远航。此前,她不断忙碌着,起航前的一些仪式、父亲、大哥的生活用品,航行必需品等等,总是心心念念,不断提醒、翻找、添置。而每当天气骤变,家乡周边那些出海的船只逐一归航时,又是母亲沿着通向大海的内河河段甚至海岸线一路找寻过去,打听起父亲船只的安危,那种望眼欲穿的期盼,正是远洋前母亲目送中饱含深情的期盼。

上面提到的那次中风后的目送,自然是几十年后的事了。不久,母亲

乱弹下乡

(光阴似面,日月如梭) 王林坚

目送

(回首飞鸿踏雪处) 张哲明